



胡
通

日
記
全
集

8

1940~1952

胡適日記全集

第八冊

(1940-1952)

曹伯言 整理



胡適任駐美大使時攝



胡適任北大校長時(1936年)，與夫人江冬秀攝於東廠胡同宅前。

今年正月
范旭東先生
寄贈



今年正月，我同范旭東先生談，他問我
對抗戰的前途有何觀察，我先訴他：
只有兩個觀察：一是“和比戰難百倍”，
一是“苦撐待變”。他很贊許這話。

范先生歸國後，贈我一盒牙圈，
文曰：“苦撐待變”。

“苦撐”是盡力在我。“待變”是等候世
界局勢變到于我有利之時！

胡適日記手稿(1941年)

目 次

一九四〇年	1
一九四一年	85
一九四二年	109
一九四三年	131
一九四四年	191
一九四六年	209
一九四七年	265
一九四八年	343
一九四九年	373
一九五〇年	455
一九五一年	559
一九五二年	661

一九四〇年

THE YEAR 1940

*Her Shik
"Twin Oaks,"
Washington, D.C.*



No. 5185

National Blank Book Company
Holyoke, Mass.

MADE IN U. S. A.

1940. 1. 1

在李國欽兄家(Glencoe)。他家今天來客很多，有顏駿人、陳光甫、夏筱芳(鵬)、姚叔來、余靜芝女士、趙繼振女士等。兒子祖望也在這裡。大家很熱鬧的玩了一天。

國欽有四女一子：

Marjorie

Mildred

Madeline } 雙生

固欽

Marie

他們都很懂規矩，學校功課也都很好。

1940. 1. 2

國欽夫婦與李敬思兄(國欽弟)同我去看電影“Gone with the Wind”，這片子演三點四十分鐘，中間沒有休息，而看眾不覺得太長，可見其成功。

此書是女子Margaret Mitchell作的；1936年我在太平洋船上讀完，原書一千零幾十頁，使我讀著不肯放手，可見其魔力之大。

此書寫Scarlett太無理解力，是一短處。她吃過大苦，經過大患難，應該有點長進。

此片將Scarlett稍稍改變了，如末段寫她的歸宿仍是回她的

老家Tara，似是原書所無，似是暗偷“Good Earth”的。

1940. 1. 3

上午與國欽兄弟從Glen Cove出來，到Woolworth Bldg(華昌公司office)，見著侯德榜先生(T. P. Hou)。

侯先生是我們的化學工業大家，他幫助范旭東辦製鹼事業，最有成績。他的為人頗像翁詠霓，同是中古修士式的清貧高尚。這是我所謂「新聖賢」之一。

前幾年我在〈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曾說：「凡受過這個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我舉出九個人：

高夢旦 張元濟 蔡元培 吳稚暉 張伯苓

周詒春 李四光 翁文灝 姜蔣佐

我現在要補幾個人：

丁文江 侯德榜 陳光甫 范旭東

與律師Riegelman同飯，談Carl Byoir事。看V. D. H. & E. C. 同吃晚飯。

1940. 1. 4

今早回到Washington。

J. E. Baker來談。

下午稍睡。

Baker、E. H. Cressey夫婦來吃飯，飯後C. R. Bennett來談。

昨天爲王正廷欠Carl Byoir宣傳費事，去看律師Harold Riegelman，與他同飯，久談。今天爲此事與陳炳章及Riegelman通電話。

Q. What is the inscription on Jo Davidson's statue of Will Rogers at Claremore, Okla.? —R. M. C.

A. On the pedestal of the statue is the line, "I never met a man I didn't like, Will Rogers, 1879-1935."①

1940. 1. 5

—

不叫你吃，不叫你穿②

燒了房子睡露天

占了你的田，占了你的地

看你怎麼來吃飯

看你怎麼來吃飯

二、不逃難

鬼子兵打到 我們不逃難

一齊跟他拼 一齊跟他幹

① 「手稿本」中這是黏附的一則英文印刷品，未註明出處。——編者

② 「手稿本」中這是黏附的一則中文剪報。第一首頭兩行缺。無報名及日期。——編者

一村聯一村 一縣聯一縣
來一百 殺一百
來一千 殺一千
要記住 最後勝利在鄉間

這兩首都很好。

1940. 1. 6

寫我的Brooklyn演說。

看Hornbeck，候了他一點鐘，只談了十分鐘的話。他們外部的人真辛苦。

1940. 1. 7

寫演說。題目爲“China & the World War”，材料並不新奇，但組織條理很費工夫。

把我的書記Mrs. Phillips尋來，請他今天做工，把寫成的演說抄打好。

1940. 1. 8

昨晚寫演說到三點。今早八點半起來，把行李檢好，到館中，把演說抄打完了，一點上火車。

發電去給Dr. A. W. Grabau，賀他七十歲生日。

到紐約，住The Ambassador。

國欽來談。

到Brooklyn Institute of Arts & Sciences演說，（地址是The Academy of Music），James G. McDonald主席。演說甚成功。幾天的辛苦只換得這一點鐘的內心愉快而已。

1940. 1. 9

早九點，召集于煥吉、陳炳章、Harold Riegelman到旅館早飯，談Carl Byoir欠款事。于煥吉真沒有腦筋！

十一點半，夏屏方帶中國銀行的律師來談S. E. C. (Security Exchange Comm.)與中國公債的事。

一點與Dr. Maurice William & Dr. Cotui同在Town Hall Club吃飯，談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的事。

回旅館睡了十分鐘。來了無數電話。

四點，A. Bland Calder（美國商務參贊署）帶了Prof. Walter B. Pitkin來大談了一點鐘。Pitkin說了許多有趣的故事，他說他到Columbia是一位不相識的Prof. I. E. Creighton推薦給F. J. E. Woodbridge的，這二人都是我的老師。Columbia要一位Oxford的人，Creighton說，「我看了他許多文章，滿紙都是Oxford氣！」其實Pitkin是西部人，那時在Munich學哲學，從沒有到過Oxford！

Pitkin又說，George E. Sokolsky十歲時就做了“The boy orator of Tammany Hall”。

1940. 1. 10

9th(續) Pitkin談Edward Wyllis Scripps的逸事，最使人感動。Scripps自己手創*Scripps Newspapers*，他自己住在San Diego，與他的報紙*San Diego Sun*主筆的市政主張根本不合，老頭子自己組織了一班人，把他的主張打敗了，但從不因此干涉那位主筆的言論自由，從不辭退他。

Pitkin二十年前曾著一書名*Must We Fight Japan?*，其動機出於E. W. Scripps，因為當時日本想在Mexico租地，故美政府與Scripps商量，Scripps召集了一班學者，請他做一些研究，請Pitkin編輯成書。據Prince Tokugawa說，Pitkin此書，為打銷日本租地的最重要的原因。

與光甫同飯，半夜車回去。

10th 到外部與次長Grady談。與Hornbeck談。Hornbeck講，有三項事可做：①援華。②用行政力量禁止日本貨入口。③立法使美貨不得輸給日本。他說：你只能用全力談第一件事。

蘇聯大使Oumansky來談了一點鐘。

1940. 1. 11

預備明天的演說。

光甫到京，晚上來談。

1940. 1. 12

早起到Philadelphia，赴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的午餐，我演說“The World War & the Future World Order”。

見著Oberlin校長Ernest H. Wilkins、Earlham校長Wm. C. Dennis、Pomona校長Charles K. Edmuds、Berea College(Kentucky)校長W. I. Hutchins、Sweet Briar College校長Miss Meta Glass、Cornell文科院長Robert M. Ogden。

下午回來。

1940. 1. 13

今天Union College發表請我作他們的名譽校長(Honorary Chancellor)的消息。

與光甫談。

王重民、朱士嘉來談。我把我的敦煌卷子《降魔變文》及相關材料交給重民去整理。重民在巴黎抄得此篇的序文全文，故我的此卷真是「首尾完具」了！

重民抄得天主教早期著作序跋甚多，凡在歐洲各都會保存的材料，他都著錄，成為大觀，最可供史家考證。

到外部次長Berle家吃飯，見著Walter Lippmann及Justice Reed等。Lippmann今天有長文，論“Crisis or Modus Vivendi with Japan”。

在床上翻看Howard Spring的小說*My son, My son!*(1938)。此是Elizabeth Carter借給我的。

1940. 1. 14

Neprud來談。

于俊吉來談。

Dr. Alfred Cohn、Justice & Mrs. Frankfurter來吃午飯。談甚快。

1940. 1. 15

光甫來談。

去看外部遠東司，見總統答蔣先生Dec. 19[日]電，云：

I wish to assure you that officials of this government continue to desire to be constructively helpful when appropriate and that we are continuing to give close attention to all aspects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鯁生、端升兩兄來談，我們暢談國家大勢、世界大勢，直到夜半。海外不易得此種樂趣。

我說：我今日有兩個大希望：一爲日本的海軍被毀滅。一爲此次世界大戰後，有一個國際新秩序，可以真正使愛和平的國家如丹麥、瑞典平安生存！

1940. 1. 16

老同學Colonel Robert Candee來吃飯。他現在是空軍的一個要員。

下午光甫去看財部長，談的無結果。他來我處吃晚飯，我們談到夜深。我翻出我的詩〈回響〉，讀給他聽，其最末一節是：

他終於下山來了，
向那密雲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光甫能了解此意。

1940. 1. 19

看Warren Lee Pierson夫婦。

看Hornbeck，看Mackay。

到Canada使館，看Mr. T. A. Crerar(Canada 閣員)及Senator Lambert。

與顏駿人先生談。他還是不懂得這國家的形勢。